

## 一苇杭之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60743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607433>.

Rating:	<a href="#">Not Rated</a>
Archive Warning:	<a href="#">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崇应彪/殷郊</a>
Character:	<a href="#">崇应彪</a> , <a href="#">殷郊</a> , <a href="#">姬发</a> , <a href="#">姬旦</a> , <a href="#">杨戩</a> , <a href="#">哪吒</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Collections:	<a href="#">Anonymous</a>
Stats:	Published: 2023-10-06 Updated: 2023-11-09 Words: 24,612 Chapters: 10/?

## 一苇杭之

by Anonymous

### Summary

崇应彪/殷郊

周克商后一年仲春，杨戩与哪吒告诉殷郊，有人在镐京郊野看到过崇应彪。

### Notes

想到什么写什么，进展缓慢，肆意造谣。一切考证不超过通常断代史（指杨宽）与维基百科范畴，先秦期间的一切都可能被挪用和封神演义的设定杂糅乱写一通，实在是请勿当真。

## 仲春

假若如今还有什么事能让殷郊感到一丝紧张，那可能就是当他看到哪吒时，这位小师兄的开场白是欲言又止地告诉他别担心。

“你也不用太担心，但我有件事得告诉你。”哪吒一贯心直口快，能敛起三分耿直恐怕也是杨戩事先这样教了他。周人克商，封神已毕，神仙人鬼各居其位，昆仑东望目力所及的广袤天地都属于人间新生的王朝。殷郊本该与他的两位师兄一同回到昆仑，自南天门上达天庭，顺应天道，做八部正神。但他曾是前朝太子，与人间尘缘匪浅，蒙师父广成子准许，仍羁留在此。姬发是他挚友，自然欣喜，特意按殷郊请求在镐京南面山阴之地按昆仑洞府的形制修了处宅邸，杨戩与哪吒亦时常来此看他。好比此时，杨戩眼观鼻鼻观心八风不动地盯着眼前案几，只有哪吒期期艾艾地四下张望，又时不时打量着殷郊。

哪吒能说出这种话，显然表明这孩子直觉要说的并非好事，所以殷郊定了定神，准备好去听哪吒嘴里要说的任何消息：“这样……出了什么事？”

这间房屋中跪坐着的三位昆仑修士恐怕放眼中原都难称有敌手，但哪吒仍然毫无必要地左右看了看，就好像他要讲出什么惊天秘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可再有旁人听到。

——也许真的是此等绝密。

哪吒压低声音对殷郊说：“崇应彪还活着。”

殷郊起初疑心自己出了幻觉，但见哪吒的眼睛终于忍不住飘向他的脖颈，于是沉默良久，才想起要作答：“怎么会……？”

杨戩在哪吒开口前接过话头：“不知道。起先是召公奭的臣属在燕地征伐东胡时，曾见过有个像他的人出现在被东胡趁乱占领的崇地，但那周臣太年轻，并没有认出崇应彪其人。是与周人同行的殷商旧人有疑心，后来又在回镐京报战况时路过渭水，与他交谈，才确信是他本人。”

哪吒说：“那家伙当年是北方质子，崇应彪突然冒出来，差点没给他吓够呛。嗨，还久经战阵的甲士呢，真没胆量。”

殷郊不在意这个：“他们谈了什么？之后怎么了？”

“他只问了周人如何治理天下，如何治理北方。在听到天子说商之罪，罪在帝辛，周室对其他殷商旧族仍以主宾之礼待之，并在燕国讨伐东胡时还特意请了商时北方国主顾问以后，他什么也没说，”哪吒心不在焉地把混天绫拿在手上绕着玩，“之后他就站起身离开了。”

这则消息的确让殷郊不知如何应对：“我以为姬发已经……”

“是啊，姬发绝对给他了点教训。他看起来可没有……当年在殷寿身边那么人模狗样了，”哪吒说，他好像原本想说的是另一个场景，但最后一刻忍住了，不过殷郊知道他要说什么，杨戩叹了口气，哪吒在那边继续说，“我们来的时候遇到要出发再次前往燕地的车队，那个召公奭的手下说他瞎了一只眼睛，穿着麻布拼了兽皮的粗陋衣服，周身没有一块玉，头发也灰了大半。”

即使有杀身之仇，殷郊也很难想象过去记忆中的那个崇应彪落魄到姑且籍籍无名地苟活在世上。他看得出当年从朝歌逃回西岐姬发经受了极大的痛苦，因而从来没有细问过好友当时历了什么。姬发只在讨商大军驻扎在黄河边时的某夜，很偶尔地对殷郊提起过自己与崇

应彪有过一战。他也只是对殷郊说，自己做了所能做到的所有事去结束这一切，但他从来没有清楚地解释过他都做了什么。殷郊并不打算主动去问，他很清楚姬发是什么样的人。

而且……上次殷郊探望姬发时，姬发的精神很好，只有代兄长以礼接待前朝太子的周公王若在送别他时有着藏不住的愁容。他在人间唯一的挚友，有自己即使葬于地下黄泉也不足为外人道的故事。殷郊不愿意为任何事令姬发忧愁。

殷郊有时猜测，被大厦一夕倾倒击碎又拼合过的，远非只他一人。

“崇应彪他……没有说其他的了？姬发呢，姬发怎么说？”殷郊问，姬发一定知道这件事。哪吒歪头想了一会儿，哼声摇了摇头，杨戬的手按在少年肩头，温和地看向殷郊：“你呢，怎么看？”

殷郊颈上平日里毫无知觉的伤口隐隐有一丝痒意，他想了想：“没什么，是殷寿要我的人头，是谁取下这颗头颅献给他，不重要。”

“但是，毕竟是他下的手。”哪吒忍不住说，昆仑为了殷郊动用回天之力，他自己的师父亦有出力，此中辛苦，他记得清清楚楚。

杨戬习惯了哪吒的恩仇分明，放在他肩上的那只手捏了捏，哪吒好容易冷静下来。他们看向殷郊，榜上有名的神仙本该永远如他被送到昆仑时一般年轻，但此刻却看上去和他的朋友姬发一般，显出与年龄不符的沉重。“我从来没有真的喜欢过他，两位师兄或许也知道。在质子营的时候，崇应彪就是个混蛋，”殷郊说，“是，他手刃自己的生父，也杀过我，但……我并不为他活着这件事而感到不快。”

哪吒还想说些什么，倒是杨戬理解地嗯了一声。广成子门下的这个弟子与潜心求仙问道的其他弟子多有不同，杨戬并不能猜到他在想什么。汤革夏命，周克殷商，皆是天命，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以降，天命翻覆，昆仑金仙观之如云烟。但殷郊在去到昆仑之前，是卷入天命的凡人，死生亲友，周遭之人无不牵涉其中。

“多谢二位师兄好意相告，姬发知道你二人将此事告诉我吗？”殷郊说。

“当然，我们就是从宫中过来的，”哪吒抢着说，“天子说这不是什么该当严防死守的秘密，周人有言在先，以主宾之礼待之，便不会背弃诺言。哼，你们都爱做君子，显得我们仿佛成了什么睚眦必报的小人。”

“哪吒师兄是好心，殷郊岂会不知，”殷郊好笑地说，“如果我为了君子脸面当真再有生命之危，可还要靠哪吒师兄伸出援手。”

“那是当然，”哪吒脸一扬，满眼唯恐天下不乱般的跃跃欲试，“如果有人敢造次，先问过我的混天绫答不答应！”

## 崇应彪

牧野之战后，中原诸国与黎民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尽管仍旧有许多事待收拾整饬重头再来，但帝辛在时那生灵涂炭的末日景象不再有了。帝辛一死，商人便归降姬周，暴君无道失德将天下黎民挣扎当作笼中虫鸡狗斗取乐所带来的天谴也不再有了。天子对周公王若说，要周人在洛水畔建一座城，西土新都镐京与旧都丰邑合驻六师，东土将名为洛邑的新城驻八师，与五侯九伯共同卫戍周人的太平。天子在战后有那么多计划要去执行，几乎没有一刻能像他治下的臣民般小憩休息。殷郊现在想起，觉得那时还算得上健康强健的姬发或许早就意识到天不假年，而他此生都是在持之以恒地与天争命。

殷郊心里十分清楚他不必继续在人间停留。昆仑的师父，南天门后云上仙界的太岁司职，都在等着他。但千年万年与朝菌晦朔之间，殷郊仍想多看看人有旦夕祸福，想要帮助周人重建秩序。殷郊是前朝宗室，却也在这许多年来反复想起太公望那句天下非商人天下，乃是天下人之天下。他所能为早年错信父王、而后为申公豹邪术所祸而失手造成的灾厄所做的弥补，并非只有亲手将殷寿逼上鹿台自焚的复仇而已。他仍想要对需要帮助的那些人施以援手，无论他们是殷商遗民，还是周王宗室。封国仍在朝歌旧址的商人小心翼翼地请求他做遗族的代言人，姬发让姬旦向他学习商人有关祀与戎的诸多典籍与礼数。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因而在偶尔想起过去时，多少带着如同隔世的恍惚。不只是想到北伯侯送来的质子崇应彪，还有姜文焕，鄂顺，乃至姬发和苏全孝。

苏全孝，苏全孝为了殷寿而死，质子们手刃了他的兄长，而他的妹妹则被妖狐附体乃至死无全尸。殷郊在想起他时仍会感到一阵遥远的苦楚。

而就算他有意在下次去王宫中时与姬发提起崇应彪，殷郊也不知道该如何铺垫开场。“听说了吗，姬发？崇应彪那小子命够硬的，连你当年都没杀死他。”他不能这样讲，姬发在黄河边时的表情所描绘的，并不是一个如释重负能被轻描淡写揭过的故事。

尽管商周战场在孟津以东的平原，但四面方国一样在帝辛连年累月的繁重税负劳役负担之下伤痛缠身，同时还要抵御夷狄的趁乱掠夺，尽皆元气大伤。太公望封在齐地，尚未等他划下姜齐的田垄，就收到莱人劫掠的消息。姬旦在来请教殷郊时偶尔说到过此事，却也聪明地从来没有提过请求昆仑仙人为周人开疆拓土施展神通。姬发仍向昊天上帝供奉祭祀，相信天命所归乃是福德，但不再仰赖大能的威能奖惩善恶。

周人的镐京以文王八卦为形制，一砖一石都是周人簞食壶浆所建，在关中地上铺开成一国都城。殷郊住在镐京南面山岭中，也已经习惯了从山崖上望见关中千里平原随人间农时流转由青绿变作金黄。过去神仙斗法妖兽横行许多年，土地生出疮痍，人们正一点一点地治愈它。殷郊愿意留在此地帮姬发守护他的家园。

所以今时今日他仍在这里。

终南山脚下没有山上林荫茂密，阳光毫无遮拦地落在殷郊身上，今日天气很好。山脚不远处便有公田，负责的长官乃是姬姓旁支小宗，家中世代务农，曾经拒绝过殷郊想要请司雨河伯为田地增加降水的提议，笑他果然是餐风饮露不懂农桑有时序的仙人。如今殷郊已经与他很熟了，远远便看见对方田间牵牛的身影，两人遥遥彼此行了一礼。

虎熊不会在白天来到离人这样近的地方，殷郊想了想，决定四处看看，帮农人驱赶可能会践踏田地的野猪。过段时间再巡山守林，将山野精怪赶到山峪深处，免得惊扰凡人。殷郊如今仙法有成，这是不必放出法相那般闹出大动静就能做到的事。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殷郊觉得自己正在被盯着看。他停下脚步，眯起眼睛打量周围。此时此地，他没有感到妖气。也许是警惕的狐狸，或者落单的孤狼？他逡巡四周，又或者是申公豹妖法所化的乌鸦仍然残留在此？

也许是他昨日才告别杨戬哪吒，此刻孤身一人只有虫鸣鸟叫太过冷清，而终南山背后莽莽青山连绵不见尽头又太广阔。殷郊想起他的闪电，那匹马已经太老了，被他托付给姬发养在王室的马厩。或许他下次去看姬发时也可以带闪电在原野上遛上几圈。他想起少年时在朝歌近郊与质子们赛马，没有意识到自己放松了下来。

“你还是头脑这么简单，这可是会要人命的。”

殷郊惊讶地转身，手里已捏起的法诀顿时卸了劲力。

他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但却并不感到陌生。只是他没有预期到自己这么快就会跟杨戬哪吒与他讨论过的对象相见。

崇应彪靠在附近一棵松树上。那棵树的根生在巨岩缝隙之间，崇应彪便站在岩上，比殷郊所在之处地势略高些。他低头看殷郊，神情叵测难辨。殷郊身量在质子中最高，以前做王世子，做殷寿之下质子营的副帅，又做殷商太子，少有人能低头看他。而崇应彪这样看他的机会更少，上一次即是最后一次，断头台上一眼，于他们二人都是历历在目。

哪吒是对的，崇应彪看起来……全然不同了。他身上穿着的衣服有点质子营时的影子，是商人崇尚的白色，却已经泛起陈旧的黄，但整理得十分洁净。在他肩头的是一方兽皮，以殷郊在朝歌宫廷时见惯了供奉的眼光看，质地并不算上佳，但也是好好打理过的物事。崇应彪的衣物十分贴身，袖口收紧，下半身也紧紧扎在皮靴里。他眼下并没有背着弓箭猎刀，赤手空拳抱着双臂，模样与山间猎户已经没有任何不同。

而足以证明殷郊这位遥远过去的同袍与凶手曾遭遇过惨痛败北的，则是他瘦削如刀劈斧凿的面容与身形，如同落了墙灰般斑驳随意束起又放任它垂落颊边的鬓发，以及，蒙在他眼睛上的一只黑色眼罩。

殷郊不愿意盯着崇应彪的眼睛看。

崇应彪从那块巨石上跳下来，轻巧地落在殷郊面前。

“……崇应彪，”殷郊对他说，“昆仑的仙人跟我说你还活着。”

“他们当然会跟你告密。你们是一伙的，不是吗？”崇应彪嗤了一声。

他们没有一见面就打起来，因而殷郊认为这对他们来说都是成熟的表现。

“你活了下来，这很好。”殷郊说。

崇应彪仅剩的那只眼睛眯了起来：“是啊，大周顺天代商，治下多一个刀口舔血，打猎乞活的瞎子猎户算得了什么呢？”他语气极平淡，殷郊却在想，原来崇应彪是这样一直想死的。比之曾经以死诅咒殷寿的自己，谁的死志更决绝呢。

但无论如何，自己不会杀他。

于是他就这样对眼前的崇应彪说了。

如果是他记忆中所认识的那个崇应彪，会将自己的恨与恶意诉诸比此刻尖刻十倍百倍的指责与挑衅。他会将一切不幸与失败都在殷郊面前揭开，指着血肉模糊的伤口提醒他这一切都拜谁所赐。就像殷郊临死前在死囚牢房中那样。崇应彪不会放过他，他要所有人的痛苦都永远无法痊愈，饱受折磨，要一切崩裂流血而死。殷郊很惊讶自己此刻能这样冷静地想

起那番敌意。

但崇应彪一句话都没有再说，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盯着殷郊看了很久，在令人局促的沉默中考量着什么。接着，就如同他出现时那样突然地在山野间消失不见了。

## 回生

当崇应彪满身尘泥地醒来时，姬发不见踪影。他感受不到与姬发缠斗时身体所承受过的那些疼痛，任何一处都没有。他记得自己的肋骨扎进肺里，呼吸都带着血沫，也记得被姬发刺中命脉，鲜血喷涌而出，四肢百骸迅速地麻痹下去，他记忆里弥留时刻所感受到的一切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崇应彪无法判断到底过去了多久，只有肮脏的衣服提醒他那并不是梦。还有他的眼睛，崇应彪躺在地上，适应着自己如今的视野。

如果这是某种上天的惩罚，那么这惩处也太过精准。

他仍在奔流的瀑布附近，耳朵里满是浊流的轰鸣咆哮。万里无云，天上只一轮白日烈阳，正如他与姬发搏斗那日。如果不是他从不质疑自己的判断，崇应彪几乎要觉得自己只是在一瞬间失去了知觉。但从他的伤势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即使他的肢体不再疼痛，此刻自胸腔直达躯体各处的空洞麻木的感觉也远超崇应彪所愿意承认的程度。他花了超出预计的力气才够自己撑着地面站起身，头晕目眩地低头检查自己的状况。接着，他立刻意识到鬼侯剑不见踪影。

如果他有足够力气的话，他可能会仰天大笑。

崇应彪随便找了一个方向，两腿打颤地前行，失去一只眼睛甚至让他暂时无法走出一条直线。想想看吧，身体深处有另一个崇应彪在大声嘲笑着他，商王亲封的北伯侯如今沦落到如此可悲的境地。虚弱不堪，从肉体到灵魂都残破，丧家犬般只能夹着尾巴灰溜溜逃走。他还不如死了。

为什么他没有死？

他杀了父亲，杀了殷郊，换来殷寿加封的权位。还没等崇应彪捂热北伯侯的印玺，姬发就杀了殷寿，姬发不是也要杀了他崇应彪吗，为什么他没有死，他活下来的意义是什么？他要姬发杀了他，姬发没有照做吗，崇应彪脑子里混沌地想起姬发和自己痛苦地嘶吼，他们对彼此说了什么？姬发这个废物，连他要他杀自己都做不到，崇应彪的头脑一旦思考就会剧痛起来，他决定如此断言。

崇应彪在与姬发搏斗时所感受到的狂热短促到此刻他已经没办法再想起。热血冲击耳膜，心脏狂躁地跳动，如果他疯了，那也要因此而死。公子献头，束手就擒，那是殷郊那种人才会做的事。他判断失误，鲁莽行事，最终被姬发刺中。崇应彪仍然在想起自己最后被姬发这样的人打败时，感到一种强烈的耻辱。这下好了，他苟活得莫名其妙，姬发原来没能赢到底。

然而他才是不想活的那个。

被姬发射瞎的眼睛让崇应彪头重脚轻，冷汗滚进空洞朽坏的眼眶，蜇痛得他绷紧肌肉，但他不能停下。起码他得找个地方收拾好自己，恢复点力气。他眼冒金星地停下脚步，回过头就看自己躺了不知多久的那处血泊，在意识到那全都是他自己的血时咬紧了牙关。

在质子营时，他是剑术高手，上阵冲杀也少有敌手。此刻崇应彪只觉一切荒唐又陌生，空虚的疼痛，刻骨的失败，洒满他自己鲜血的战场。

他的战马也倒在那里，腐败膨胀，在蛆虫之间眼球突出，露出庞大的骨架，又被食腐野兽剖开腹部啃食内脏，冷酷地提醒着他如果他真的死了，一样经受这样丑陋不堪的过程。崇应彪最后看了一眼这一切，不再回头，跌跌撞撞地朝目力可见的森林走去。他离死那么近过，又被猛地拽回现世，他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他在森林深处找到一处荒弃的废屋，炉灶积满炭灰，崇应彪摸过时整只手都染成黑色，他猜测这是天谴引发乱象前附近猎户所搭建的，便毫不客气地征做己用。等他再一次前往朝歌时，战争已经将这座曾经坚不可摧万世不灭的都城夷为平地。成汤的基业，武丁的辉煌，武乙迁都后的人间无处可比的朝歌，烈火烹油，空气中弥漫着灰烬和死亡的味道，商人的王朝也在烈焰中覆灭。

崇应彪不无羡慕地想，倒是个好死法。

在接受过一切无序混乱且吵闹的讯息后，崇应彪意识到自己没有了方向。

过去的八年里，他唯一做的事就是听令于殷寿，崇应彪所拥有的野兽般的教养与直觉对他说这是最好的出路。现在呢，崇应彪被剥夺了一切。被他称作父亲的由他亲手杀死，他自己却也没能来得及坐稳这靠杀戮得来的爵位。崇应彪混迹在朝歌惶惶不可终日的商人们当中，谨慎地打听天下的消息。

传言中他远在北方的家乡成了一片废墟。即使他们彼此从没在乎过对方，他的家人也很可能都死光了。以前质子营里那些来自北方小国的质子们大概也是此等下场。尽管理智如此判断，等崇应彪意识到的时候，他已经踏上了前往北方的道路。

当崇应彪在居庸塞附近逗留时，他注意到周人的军队正在搜索这片区域残存的东胡与山戎蛮人。崇应彪躲在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既是为了避免冲突，也是为了偷听他们的谈话。周人们谈到新封的燕国，谈到武阳城外的难民营，那里现在是背井离乡的崇国与其他商时北方旧国的逃难百姓。崇应彪不无恨意地想，如果不是周人伐商以致东胡与山戎犯境，方国难以再抽调军队讨伐，崇人怎么能如此卑微地寻求姬周的帮助。

但他们还活着，他在周人的交谈中听到过去自己当千夫长时手下某个百夫长的名字。苏全孝也曾是他手下的百夫长，崇应彪不合时宜地想起他。苏全孝到死都那么崇敬地看殷寿，也看他崇应彪，相信北伯侯最不受宠的儿子能带他们成大业，真是蠢透了。

蠢到他觉得好笑，就好像看到半夜拦住百夫长时对方脸上惊讶到扭曲的神情般好笑。他此前从没在乎过手下的人，没有真心在乎过，这也是崇应彪从殷寿那里学来的，殷寿在乎过谁呢。他们最会演，演到旁人都信了。然而他这么懂殷寿，却从来不是殷寿最欣赏的质子。姬发才是。是啊，骗过旁人太耗心劳神，枕下时刻藏着匕首，要能骗过自己的人，才坦坦荡荡，永远不怕报应，可笑崇应彪现在才懂。

但就在此刻，崇应彪现在站在百夫长面前，没有什么颠覆周人的大业，没有什么一呼百应笼络人心的演说，他只不过想亲眼见到过去从来没有细看过的一张脸。他最后的同族遗民。

模糊印象中那还是堪堪是个刚抽条的男孩，如今脸上也已经有北地风雪刮过的刻痕，究竟过去了多久。对方原本按在剑柄上的手在认出崇应彪的脸后颤了颤，崇应彪在心里想，太慢了，他只要那一刻就能扭断他的脖子。

“崇应彪？”他抽了口气说，“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崇国人现在怎么办？”崇应彪直奔主题地说。

过了很长时间，对方才说：“姬……天子将弟弟召公奭封在此地，有令召公帮助我们重建城池。”他说如今这里叫燕，也说姬奭是个贤明的人，知人善任，山戎与东胡很快会被击退，人们可以再建起新城。

简直荒唐。崇应彪冷哼一声：“有什么好重建的，崇国已经没了。”



当年卑下的百夫长绷紧面容，他不再敬畏崇应彪，也不再惧怕他：“但崇国人还活着。”

崇应彪看他的眼睛，在冰天雪地里看到他深入骨髓的疲惫。他仍然在痛惜自己的家园被毁，商人治下的崇国是他们唯一熟知的生活，但现在一切都被夺走了。殷商与崇国也曾是崇应彪过去人生的全部。

“等等！”在崇应彪打算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叫住他，“你要去哪儿？你可以留在这里。”

他欲言又止但最终没有说，你可以带领我们。

崇应彪回头看向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他没有费工夫回答他，就钻进帐篷外的风雪中，只为了躲避他的同族旧部那看到他还活着而松了口气般的目光。

## 殷郊

自然而然地，崇应彪决定去找到让他遭受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如今的天子和传闻中有昆仑仙法庇佑的前朝太子。是复仇心在驱使他吗？崇应彪并不这样想。而且，他已经很清楚，即使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也不能在以命抵命的死斗中击败姬发，哪怕他想要这么做。崇应彪并不蠢，他知道自己所得到的教训是什么。而他的眼眶中时不时生发的幻痛也在提醒着他这点。

姬发已经是周天子了，崇应彪不需要特意去收集消息就已经知道他身在何处，还有帮助他的殷郊。周天子定鼎中原，裂土封国，将天下分给亲族与臣属，自己则坐镇镐京，看周人的兵车隆隆驶向四面八方。

崇应彪此前不曾听说过镐京这个名字，他在沿路上遇到新王朝的臣民，反复听他们谈论它。他们说它是周的国都，地处广袤平原之上，或许雄奇不如前朝的朝歌，神异不如黄帝的涿鹿，但镐京往来人口之繁盛，调配物资之丰富，前人亦不能匹敌。于是他便往那里去，或迟或早，他们总会再见。

但之后呢？如果真的有成功的可能，他会杀了他们作为报复吗？如果崇应彪见到他们，他会做什么，将他过往人生被尽数摧毁的愤怒倾泻在他们身上？重复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意义吗？姬发这回真的可以彻底了结他的生命吗？他的死活重要呢？

讽刺的是，在崇应彪还没来得及下定决心之前，结果就已经自行出现在了眼前。

比起姬发，崇应彪先看到的是殷郊。理所当然是殷郊，人们都说昆仑仙山的道人住在镐京城外，而终南山集天地之灵气最为合适。崇应彪不知道这里就是终南山，不过是顺着他想要捕获的白虎一路游弋到了此地，今日不过是打探情况。他看到殷郊时，对方正沿着某种特定的路线在这片深山老林中绕寻。殷郊显然对山间道路并不算熟悉，举手投足显得相当笨拙，崇应彪简直想要嗤笑他的动静能够惊走栖居在此地的一切生灵，无论他是在找什么。

殷郊是那个在质子营拿到鬼侯剑的人，但在这里，崇应彪未必不能胜过他。如果他带了武器的话，他可以出其不意，放箭射中他的胸膛。他也可以抽出猎刀，再次砍向殷郊的脖颈……他看到殷郊领口隐约遮掩着一道赤色的伤痕。

但杀了殷郊之后呢？确保姬发会来杀死自己？就算姬发不动手，昆仑的仙人也会动手。崇应彪随手就能把这次他并不想要的重生报废掉。

然而他并不想以这样的方式死掉，哪怕他拥有的不过是在黄河边就已经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

所以他没有袭击殷郊，只是从远处遥望他。殷郊的目的似乎是在检查这片山林的安全程度，但实际上又并非如此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更像是在散步，并不十分专注。崇应彪立刻想起自己曾经讨厌过他什么，他从来没有给过自己任何如殷郊此刻般松懈的余裕。那是有母亲和叔祖的疼爱与照拂的小孩才有的东西，不必每时每刻都有目的。

真他妈的不公平。

“你还是头脑这么简单，这可是会要人命的。”

殷郊转过身来睁圆了眼睛的神情看起来很好笑。

但殷郊看向崇应彪的神情中的惊讶，戒备，以及与他在过去手下的眼睛里看到的如出一辙的松了口气的模样则正相反。

殷郊对他说：“昆仑的仙人跟我说你还活着。”

崇应彪原本做好了准备应对殷郊的攻击，是他亲手砍下了他的人头。在朝歌的断头台上，他蔑视他的模样，他记得很清楚。但殷郊没有那么做，他一如既往地好懂，惊人地没有城府，心情全数写在脸上。崇应彪只需一眼就知道殷郊在想什么，而他所想的让崇应彪觉得恶心。

——殷郊想要同情崇应彪所沦落的悲惨境况。

他有什么资格为崇应彪的苟且偷生感到庆幸？难道不是他那个好兄弟的错，毁灭了崇应彪牺牲一切换来的无量前途，甚至还毁灭了殷郊自己原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美妙地位？

这简直让他浑身不自在起来。或许在过去，殷郊质疑过他自己的行为和决定，痛恨过自己曾经的愚蠢和天真，但此刻他没有。他是真心为崇应彪从原本该死的命运中挣脱而如释重负。为杀过他的人，为自始至终站在殷寿身边的人，他的敌人。

殷郊的目光让崇应彪无法招架，甚至恨不得像姬发射向他的眼睛那样射瞎殷郊。殷郊对他并不存在的敌意让崇应彪感到反胃，他不得不转身离开。

他没有落荒而逃，才不是。

崇应彪心里猛地涌起杀戮的冲动。他的血变得滚烫，将从殷郊身边离开后所遇到的，不幸挡在他面前的孤狼当作对象。他没有带猎刀，只有一柄匕首，所幸足够锋利。他跟它对视，在孤狼黄色的眼睛里看到嗜血的恶意。它是他的镜子。姬发嘲笑他时没有说错，如果不学习如何做禽兽，又怎么能做好猎户？

他侧身躲开狼的袭击，顺势滚地用匕首划开狼的肚腹。崇应彪很久没有用过这样短小的武器狩猎，腥热的狼血淋了他一身，让他比平日更邋遢，更狼狈。这已经不是狩猎，这是野蛮的戕害。但除了不顾一切的崇应彪，没人能看到。

小时候的记忆涌入他的脑海，他与崇应鸾在武场赤手空拳地搏斗。崇侯虎永远只会因为崇应鸾落下风而让他们停手。崇应鸾指责他下死手，崇侯虎就会惩罚他清理整个武库。崇国一年有大半时间吹朔风，崇应彪抱着斧钺松手时双手的皮肉都与金戈冻在一起，用力扯下时手掌血肉模糊成一片。

他杀了那头狼。地面龟裂凹陷，鲜血浸泡地上的碎石和草叶，内脏的碎屑洒了一地。对好干净的崇应彪来说简直丑陋不堪，但眼下他不在乎。

这还不够。他沾满鲜血的双手仍然想要撕裂什么。他想要划开谁的脖子，将生命从对方的口鼻中挤走。就好像姬发在黄河边对他所做的那样。姬发那时也那么痛苦，既可怜崇应彪，也可怜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他以为他们都应该有再活过的可能？因为你姬发是个英雄？

崇应彪在濒临死亡的时候，没有感到任何不快。他只闻得到自己鲜血的味道，他的气管被姬发割破，血涌了进去，他不再能呼吸。姬发在嘶吼着什么，然而崇应彪不再能听到他相看两厌的死对头所发出的任何声音。黑暗笼罩了他，他的呼吸停止了，简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解脱。就像母亲的子宫，在崇应彪还没有降生时抚慰着他，让他闭上眼睛。

第无数次的，他想，为什么要再醒来。



# 诸怀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对于见到崇应彪这件事，殷郊并不去想太多，广成子说因缘际会由天不由人。如果他们命数交会，只一个照面能了结什么呢？说到命数，换做是他做王室贵胄的时候，殷郊半点不会信。世间不会有他的父亲做不到的事，也不会有他争不来的来自父亲的嘉赏，他的父亲就是能将天命为己所用的英雄。而事到如今，如今他见过剖出七窍玲珑心也换不来回转的铁石心肠，但师父的教诲也只说得上堪破半数：人固然无法冀望他人幡然醒悟，却一定要亲见到行遍恶事怨鬼缠身的死局败相，天命才肯出手吗？

如果崇应彪知道他在想什么，一定又会嘲笑殷郊。从他们还很小的时候起，就是如此。

质子营里的少年们没有人不全心追随殷寿，殷郊爱他的父亲，姬发想做英雄，殷寿就是英雄。他们一拍即合，做主帅最忠诚的小跟班，闲下来也凑在一起，讨论巫师从远方传来的仓促记在帛书上的战报。殷寿率部南征北战永远只有捷报，殷郊最早识得的文字就是父亲的名字，也记得每一桩他班师回朝时会被刻录在龟甲与巨鼎上的功绩，会对姬发和其他少年滔滔不绝地讲。

崇应彪从来不凑在他们身边听他为殷寿布道。他也追随他，也服从他，但从来不像殷郊那样爱他，甚至不像姬发那样崇敬他。如此说来，崇应彪却为了殷寿杀自己的父亲，杀殷郊，殷郊应该更蔑视他——崇应彪甚至没有出于爱那样令人盲目的理由。但即使如此，他却不恨他，在得知他或许被姬发杀死时也并不感到某种本该存在的惩恶扬善的快意。

为什么他不希望崇应彪死掉？

哪吒说有时候什么都不要想就不会觉得满脑子浆糊搞得自己头疼。也许殷郊可以听他小师兄的话，别想太多崇应彪。别去想他们还是质子时无知无觉的过去。

但就像是故意在与他做对一般，命运对殷郊与崇应彪另有其他的安排。

太史查时，稷官奏报天子与周公，阳气俱蒸，土膏其动，正是荏苒梁稻生发的时节，不日即可举行天子亲耕的籍田礼。就在关要时节，王畿附近的乡师下大夫却呈报有野兽食人，国人惊惶。殷郊其时刚巧在宫中，便主动对姬发说他一人便可前去驱逐，不必天子诏令夏官大司马再着手下征调原本该在准备春耕不误农时的人力搜索山林。终南山在镐京南面拔地而起，深入峪口就是千年万年的深山老林，这片群山密林下乃是巨岩，仅覆一层薄土，极难开垦耕作。除了一些拒不服周的商人流民逃难至此，还有一些胆大赌命的猎户，寻常罕有人烟。

走运的是，殷郊没有花费太长时间就在落满蕨草松针的小路上发现了野兽脚印的踪迹。这里距离最近的村落的确太近了，殷郊估算了一下自己的脚程。枝上生着尖刺的枳木与棘木渐渐多起来，还有干枯的粗藤盘在头顶，殷郊试图拨开挡路的树杈，但那巨藤纹丝不动。

他的师门中，五行法术是杨戩的长项，若说到火系仙法哪吒也很擅长，再不济他也有风火轮。至于殷郊自己，他在昆仑本就时日有限，行军时安营扎寨，在空地生起火堆尚且可以应付，眼下这种湿气厚重的地方可就难说了。

如果他带了鬼侯剑，他或许能轻而易举地劈断这些挡路的荆棘。姬发曾经提议过，可以找

精通金石的商人工匠为他重铸鬼侯剑，但殷郊拒绝了。鬼侯剑是殷寿看重的证明，然而他已不再渴望父亲的看重，死物也就没有了意义。他眼下拿着的仅是周人制式的长剑，拿来劈砍荆棘也太可惜。

殷郊心里叹了口气，思考着有没有什么能够让草木听令自己开路的木系法术，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这寂静密林中附近某处传来的隐约雁鸣。

“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殷郊。”

殷郊的惊讶地回头，看到声音的主人正站在他身后数丈开外：“崇应彪，你又怎么会在这里？”

“有畜生吃了我盯了很久的猎物。”崇应彪面无表情，就好像殷郊不是什么跟他有恩怨情仇的故人，只不过是个他碰巧路过而又多管闲事的农夫。殷郊这才看到他腰间挂着长刀，手里还拿着一块残破的虎皮，而他们跟着的野兽脚印每一步都鲜血淋漓。

他们彼此间的沉默巨大而令人不安，殷郊又开口：“我们可以帮助对方，你要找的畜生也会食人。”

“你？帮我？”崇应彪哼一声。他不再有甲冑在身，不然殷郊打赌他的右手会把身上的铜片摔得砰砰响，那是他在质子营时就有的习惯。不过现在，崇应彪的只是扔下那片连血带肉的虎皮，血淋淋的左手叩击着挂了猎刀的腰带：“我该认为你会帮我吗？”

殷郊心想少时姬发总与崇应彪争斗，实在也是有他的十足道理。除了殷寿，他很少听人对自己冷言冷语：“既然如此，那随你的便。”

但崇应彪注意力去了别的地方，他的脑袋偏向一边，就好像他的耳朵捕捉到了什么响动，神情立时阴沉下来，嘴里骂了一句什么。与此同时，殷郊再一次听到了雁鸣。仍然是隐约可见的模糊，但却比之前那次近了许多。

殷郊转身，恰好看到一双人眼生在刺猬般尖刺覆满全身的野兽脸上。那禽兽朝他扑来，殷郊闪身避开。

“是诸怀！”

“我没全瞎！”他听到崇应彪吼道。

崇应彪丝毫不怕痛般拽住枳树尖刺丛生的枝桠借力躲开诸怀四角的冲撞，腰一用力便跳上旁边高树的枝头。殷郊抽出剑，寻找着这遍生尖刺的怪物所有的破绽。他得瞄准诸怀腹部，那里虽然生有厚皮但已经是它周身最柔软之处了。或者，他只需要刺中它的眼睛。

诸怀一击两人不中，转身又朝殷郊冲来。这回殷郊在最后一刻堪堪闪身，剑刃沿着诸怀冲过的路径在它的腹部划出一道血口，他又想起削铁如泥的鬼侯剑来。崇应彪不知抽出匕首，当啷一声砸中诸怀的尖角，那怪物狂怒地发出咆哮，暴躁地甩动起巨大的尾巴。这野兽恐怕是将这处山峪当作自己的巢穴，将他二人当作闯入者，如今被激怒，势必对他们格杀勿论。

比起殷郊，它似乎把拿小刀不痛不痒挑衅自己的崇应彪当作此刻要先杀死的对象。殷郊看到诸怀如牛般的后蹄刨着地面，低头目光盯着崇应彪攀着的那棵树时，他知道它如果那些角捅断树干的话，崇应彪必死无疑。

“崇应彪，小心！”殷郊横剑想要上前，崇应彪抢先喊出声：“闭嘴，别碍事！”

崇应彪翻身越起，抽出刀，在诸怀撞向树干时凌空落在他背后，在一声巨树拦腰折断的巨响中，劈向对方它的尾巴，将刀牢牢插入土中，诸怀有片刻无法抽身转身，身下还压着方

才那棵枳树，殷郊手上不停，使出金系法术，草木顿时化作金铁，扎穿野兽肚腹。崇应彪刀头一拧，诸怀吃痛竟是硬生生扯断自己的尾巴，在殷郊变出的尖铁上不住挣扎。崇应彪顺势便是一刀劈向它后腿筋骨相接之处，那怪物嚎叫一声彻底无法站起。殷郊剑尖紧跟着刺一挑，诸怀便再无动静。

“它死了。”殷郊说。

“观察力惊人，”崇应彪兴致缺缺地看着死去的野兽，“不是你死就是它死的事。”

“只是我？不是我们俩？”殷郊忍不住反问。

“你真的觉得我会被这玩意儿杀死？”

姬发跟此人打起来实在是——

他看到崇应彪转身就要走。“你不需要剥皮什么的吗？”殷郊问，他记得崇应彪说自己原本的猎物为它所杀。

“你需要这样的大氅披在身上？还是睡觉喜欢睡在这等尖刺做的褥子上？”崇应彪反问。

殷郊本打算再也不多说一句，但他突然想起：“说到刺，你的手……”

崇应彪猛地收紧那只之前抓过尖刺的手成拳，但他这回什么也没说，就和上次一样，一声不吭地走掉了。

## Chapter End Notes

山海经里北山经说，又北二百里，曰北岳之山，多枳、棘、刚木。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诸怀，其音如鸣雁，是食人。

但我说秦岭也有，它就有=。=

## 地火明夷

天子在国时，周公乃是天官冢宰，顾问政事。天子不在国，周公即为王若，地位形同天子，制诰如天子诏令。姬发如今精力大不如前，即使人久在镐京，也时常将大小事务悉数交由姬旦处理。殷郊回来复命时，恰巧看到姬旦正捧着数擦皮纸往明堂宫走。姬旦虽以十乱之功封在东方少昊旧地，但与北封的姬奭一样，并不曾就封，始终留在姬发身边。

“需要帮忙吗？”殷郊见他身上玉器随着步伐当啷作响，不大稳当的样子。

姬旦摇头：“这些都是营建洛邑的图纸，阿奭差人送回来，特意说其中有次序，很是难背。此刻分给你些，到了王兄那里我怕就忘光了。”召公有善卜之名，乃奉王命前往天室山附近，沿洛水至伊水堪舆俯察山川水利，为新城选址，卜宅求吉兆，其他人力物资周转则由周公负责。

“又是照着文王卦排出的？”见姬旦沉沉点头，殷郊立时收回手，唯恐乱了姬奭的布置。卜筮一道深奥难言，夏以连山，商取归藏，周人以文王窥得天道，独作周易。而殷郊连童年时跟在比干叔祖身边所学的那点皮毛都快忘干净了，自是对周人的卜法敬而远之。

姬旦笑道：“压在这上面的这块玉圭倒是可以请你暂且帮我拿着，一路走来生怕它落在地上。”

殷郊扬眉看他：“周公殿下是要将爵秩与封国都送给我这个方外之人吗？”那玉薄而不挠，乃是诸侯重爵见天子时上奉所用。一年四时的朝觐大礼，封土为坛，诸侯执玉三揖，所执之玉便是这玉圭了。

“王兄与我仍视你如兄弟，怎么会是方外之人，”姬旦说，“宋地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主君。”

“说到底你还不是想骗我为你兄长做苦劳。”殷郊笑道。

姬旦郑重道：“岂敢。二王三恪始自虞舜，我周室为主，便诚奉古之圣王后裔为上宾，是信得及殷郊你的贤能才是。”

两人对视一眼，眉梢都是笑意。闲谈间明堂宫已在眼前，宽大广场上一大一小两个人正以木枝为剑互相比划，不是姬发和姬诵父子俩又是谁。

说来殷郊并非不承姬发想将故土予他的好意。他与姬发的家人相处日久，的确称得上将彼此视作异姓兄弟，而姬发与姬旦时常以忧愁的目光看殷郊，仿佛担心他有什么闪失，因而对他格外亲厚。殷郊与姬发年岁相当，姬旦还小他几岁，周立国后他在镐京的这段时日里，却是他被他们兄弟当作孩子般宽容以待。

殷郊也曾就此问过姬奭。姬奭年纪更小些，见殷郊如事长兄般敬重。其时他双手仍捏着算筹，坐在甘棠树下，皱眉深思许久，对殷郊说：“你曾对王兄说过，此生唯一的愿望即是亲见殷寿身死，以昭天道。”

“确有此事。”殷郊承认。

“这就是了，”姬奭少年老成地点头，“王兄正立不倚，革故而鼎新，忧心你一朝愿成无所求，百事尽息。”

殷郊沉默。年幼时姜王后对他说，自己的父亲有治平天下的志向。他爱她，爱殷寿，信以为真地活过许多年，爱父母所爱的天下。直到他所爱的母亲死去，父亲背弃万民将殷郊为



他们而立的理想弃若敝屣。他满腔的爱落入无底深渊，胸腔犹如幽冥，不断吞噬一切。他所爱者皆不再，他却仍没有学会不以爱为引的生存方式。

姬发以前问过殷郊：“昆仑十二金仙各有洞天福地，听说就在昆仑绝境万峰重山的深处，有处下至黄泉幽冥上达紫薇天宫的绝域间隙。此处乃是盘古开天时一口吐息，又有黄帝登神时仙气垂落，其中神奇不可道。传说人若踏入这处绝域间隙，便可意念通达，如臂使指，去到心中执念最重最为渴求之处。殷郊你可曾见过？”

殷郊看姬发圆睁的眼睛目光中透露着好奇，不禁失笑：“这又是什么乡野村夫间的传说。昆仑求仙本为淡泊寡欲，这传闻反其道而行之，恐怕有也是禁地。倒是姬发，你什么时候还有闲心听这些古灵精怪的故事了？”

姬发假意摆起天子端方的威仪，板起脸严厉地说道：“大胆，这可是姜子牙告诉我的，殷郊你竟然嘲笑自家师叔？”

殷郊这下也有些好奇了，便问：“他是一贯语出惊人的，那老头还跟你说了什么？”

姬发道：“他还说，那处神异所在的最好也是最坏之处即是不问代价，你尽可以反复尝试。爱慕钱财时见宝库，贪恋美人时遇好女。要做君王便见顺民，罪人求活就能卸下镣铐。身在其中，人便不死不灭，永世如愿。”

“果然是维师尚父，他怕是又要借此向你讲道理罢。”殷郊说。

“是啊，听着这么好，”姬发笑起来，“可你知道那处宝地的最坏之处是什么吗？”

“你说来。”殷郊说。

“最坏之处，即是无论至亲和睦的家人，亲密无间的挚友，还是忠贞不渝的爱侣，即使双手紧握彼此，同时同刻一同踏入绝域，最终都落得个永不相逢。纵然以不死不灭之身永生永世去寻，也不可得，”姬发说，“殷郊，我时常梦到站在此处，身边诸多至亲好友，只要跨出一步，就再也看不到你们任何人。”

殷郊悚然，物各有时，人却不再有终期，姜子牙将常人美梦解作心死如冢中枯骨。

他在与姬发谈话时想起此事，隐隐有所感。姬发为他的英雄之志而活，殷郊却是愿以身死志却得以幸存的一处浮木，再无所欲，无所求。行善惩恶，保境安民，他做母亲曾教他当做的事。姬发与姬旦对殷郊所提出的请求称得上有求必应，许是他们的熨帖关怀，愿为他在世间作处可堪依凭的牵系。

姬发早他许久便意识到他们做得挚友同路半生，归处却恐怕难在一处。正因并非仅是区区生死所划下的分隔，才愈发令人满是忧怀。

姬发看他心念在别处，面上神思凝重，便自顾自慢慢摆下算筹，认真打量了良久，方才抬起头，温和郑重地看着殷郊，说道：“坤上离下，用晦而明，利艰贞。象雉飞落于下，垂其翼。王兄担心你生平屡逢大变，进必有所伤。殷郊，玄鸟也可饮自渭水，以周原为乡。”

殷郊在姬发的眉眼间看到与姬发姬旦如出一辙的暖意，良久才道出谢字。

## 小星

崇应彪不止一次在山间看到过虎狼的残躯，也不止一次听到过人的惨呼，因而在看到尖刺丛生的树林时心下已有预期。他特意绕开过殷郊一次，尽管他们大概是在找同一只野兽——最好不要再有第二只。他有想过那凶兽会不会像撕烂他守了几天的猎物一样将殷郊开膛破肚，但很怀疑天下闻名的昆仑金仙门下弟子会被区区一只畜生所杀。但殷郊如果真的想跟那玩意儿搏上一搏的话，崇应彪不介意抢个最佳角度看过全程。

眼下他所在之处的草木生得极茂密，枝叶却不合常理地收紧成尖锐的形状，生机也较别处更少。崇应彪的衣袖收口束在革制的护腕中，能够在他恼火地拨开挡路的低矮灌木时，起到些聊胜于无的保护。但他的手上全无护具，短短十数丈的棘刺就足以让他的双手布满细密的伤口，可崇应彪却完全感觉不到痛般不以为意。等他抬起头，殷郊就在他眼前。他看了一会儿殷郊面对前方更加密集的荆棘冥思苦想的背影，心想此人活过这跌宕起伏几十年，却仍能为眼前这等狗屁倒灶的琐事喜怒形于色地不满，简直说得上十分好笑。崇应彪赌殷郊根本没注意到周遭风势微变，已是一片寂静，他们所要寻的东西就要来了。

殷郊看到他时的神情就好像在问他怎么会跟着自己，就好像崇应彪没别的事好做了一样。

崇应彪有想过将那怪物扔给殷郊一个人解决，但殷郊提剑就要拦在他与诸怀中间的模样却与许多年前质子营跟着殷寿南征北讨时一模一样。他们的关系从来说不上好，甚至除了训练时必要的战术配合，连合作无间的默契都不算多。但即使如此，在面对无数厮杀时，有许多次，数不清得多，他们也是彼此仅有的可以毫无保留交付后背的对象。

殷郊下意识地援护让崇应彪怔了片刻，诸怀肌肉绷紧蓄势待发，他来不及细想便喊殷郊滚到一边去。殷郊全神贯注看他，就好像崇应彪他妈的看不出那凶兽会如何行动，险要在何处似的。

崇应彪凌空翻身，顺势一刀将诸怀的尾巴钉在地上。殷郊最好给他滚。这畜生也他妈给他滚。他需要安静独处的时间来想清楚自己怎么还会记得那么多毫无意义的事。

殷郊结束了这食人的野兽，又有闲心来找崇应彪问话。他实在太蠢。蠢在意识不到他们彼此隔着天堑却仍来问崇应彪如今的生活。蠢在呼吸般简单地就能让自己的行事举止回到如同他们都还在质子营时的样子。

在冀州不臣之心昭然以前，有一年，殷寿带质子营驻在盘龙城，禹时带领华夏各部征讨过的三苗诸部劫掠商的南部方国。三苗人的冶金水平远逊于商，周身甲冑只有身份略高的军士要害处覆有赤金。商人的骑兵跃进部族前锋战阵，只一轮冲杀，马上挥刀如镰刀割麦般，持矛的步卒便鲜血喷涌地扑倒在地，本该是极好打的仗。

谁知道正当他们在弓手掩护下的最后一轮冲阵完成后，就要退出这一地狼藉的战场换上步卒来收尾时，敌方不知使出何种邪术妖法，竟然炸毁了战场道路头顶的山崖。山土与巨石轰然坠落，阻断前军与殷寿所在的中军本阵间的联系。当时姜文焕与姬发人在骑兵的预备队，鄂顺则领南部方国子弟留在中军大营，听殷寿令行事。只有崇应彪与殷郊作为冲阵前锋，正陷于敌人步卒用血肉堆成的鹿獬面前。

三苗人显然知道商人盔上有白纓乃是武官象征，将他们团团围住。没有足以冲起加速的空间，骑马就是活靶子，崇应彪手里的枪矛不断挥动，他的手臂几乎失去知觉，只是机械麻木地重复动作，却见不到这些奴隶军士涌来的数量有丝毫消减。殷郊几次想带马踏着人潮左冲右突，都不过是徒劳。着商制盔甲的军士们护在他们身旁，却是一点一点地被挤压着靠在一起。唯一可庆幸的乃是三苗人长居山林，气候蒸润，筋角易脱，因而多用短弓木

弩，没有商军弓手配有的长弓，射来的木箭极易格挡。

就在此刻，碎石土块有如狂风暴雨般轰然斜滚而下，敌人显是要连商人前锋带眼前这群被驱来作战的奴隶一起活埋在此地。殷郊与崇应彪的人受困其中，那帮敌军步卒一样惊慌失措，乱做一团地四散奔逃，两方人马即刻便要葬身于这南蛮荒岭之下。

殷郊人在中原长大，对如雪崩般的境况不知如何应对，还待要抽出陷进敌人血肉中一时无法拔出的骑矛。崇应彪一把将他拽下马，高一脚低一脚地踩着地上倒伏的尸身，拔剑劈开挡在他眼前的人，就往这山石冲下的浊流侧边狂奔。他顾不上格开飞星般零散的流矢，只不忘拽着殷郊一路往地势稍高的那处跑。这在人群中又谈何容易，殷郊与他跌跌撞撞凑在一团，所幸及时躲开了巨岩滚落泥沙俱下的浪涛。被卷入土石四散之势的余波时，崇应彪的最后一个念头想，有个王室宗亲陪葬，巫祝必得大作人殉祭祀，有这规格的牲祭，他算不得亏。

后来，崇应彪是被雨水渗进衣甲里激醒的。殷郊跟他肩并肩，一起蜷在这处不怎么遮风避雨但也别无他处更好的土坳里。此地气候极为潮湿多雨，崇应彪他们北方质子实难习惯，只觉周身到处都不舒服。他试着动弹了一下，立刻感到一阵剧痛，才意识到自己断了条胳膊，让早他醒来的殷郊找了木板夹住。

“你醒了？”殷郊惊道。

“我们眼下在什么地方？”崇应彪问。

“大概是在三苗部族阵地后方下游，”殷郊很快说，“我方才探路的时候看到有苗人经过，身上没有武器，穿着的也都是寻常衣物。”

“他们不好好躲进寨子里等着听被商军击败的战报，是要往哪里去？”崇应彪哼一声。

殷郊此时却沉默了一刻，才开口道：“听他们谈话，是要往三苗军营去。”

“那你该当场就杀了他们，”崇应彪心不在焉地说，“鄂顺前天夜里军前开会的主帅说了什么你没听到吗，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什么会什么飞头纵尸的邪法。还有你我前阵遇上的这场山崩，其起势之突然，也绝非寻常浸水日久土石松动所致的泥石流。”

“我知道，”殷郊道，“只是我大商动员万人征讨三苗，他们却自发去阵前寻死，我……”

崇应彪挑眉侧头看他：“殷郊，质子营跟随主帅征讨四海，九夷六蛮，绝祀灭国之战数不胜数，又何止这处南蛮，你什么时候这么多愁善感起来了？”

殷郊不接他的茬，反而看着崇应彪。殷郊生得高鼻深目，眼睛陷在眉骨底下，雨水汇作涓流滚过他的脸旁，极认真的模样。崇应彪暗道不好，只恨此刻为什么是自己落在此地，该换姬发才是。殷郊才不知道崇应彪在想什么，他有话直说惯了，打定主意要问出一个答案：“你说，崇应彪，这些苗人不畏生死也要亲赴前线，是为公还是为私，为保护家园还是为胜后封赏？”

“有什么关系。”崇应彪说，一边摸着自己被包扎得动弹不得的胳膊。

殷郊看他，崇应彪却在想此前那山崩，又想崇国冬天的雪崩，你遇上这等吞山平海的天灾人祸，左右就那么一点选择，求死还是求活也绝非在你自己掌中，为了什么很重要吗。

“你有在不小心打翻一桶水的时候往地上看过吗？”崇应彪问。

他们初到质子营时，殷寿对任何人都不曾优待，人人都需值班守夜，洒扫武场，做遍杂务。那时候他们几个都是半大的孩子，水桶装满水就举不起来，须得两个人一起抬，又常因力气身高不一走不到一起去，因此拖拖拉拉耗到太阳西沉实在是常事。

殷郊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当然要看，衣服上沾了扑起来的泥的话，如果遇上回王宫的日子，又要被母妃念叨许久。”他想起母亲，神情柔软了分毫。崇应彪差点忘了殷郊那时候每隔十日就要回王宫一次，有母亲疼爱，甚至偶尔还有帝乙的赏赐。

如此想着，崇应彪嘴上却说：“这些苗人，就好像那些溅得到处都是的水滴，无论选什么，为什么，最终只有蒸发干涸消失殆尽这一条路。你又何必在意？”

听得他的回答，殷郊许久没有说话。

今时此刻，崇应彪蓦地想起，只觉得诸怀的血果真重如水银，沉沉自他的猎刀刃上滚落，十分不爽。

## 野兔

周王畿实在是一个平淡到无趣的地方，背倚南方的群山，北望是没有尽头的平原，田垄笔直，四时也极顺遂，难怪周人先祖自尧时起就被举为农师。这里的每一处都与崇国截然不同，崇国一年只分两季，雪从前一年的十月一直下到来年四月，没有雪的时日里也满是野地里呼啸的烈风，崇应彪在崇国习得的活法在百姓从不曾经受酷烈考验的地方全无任何用处。

或许也不尽然，崇应彪的武艺是在崇国打下的根基，如今也算可堪一用。他身手的确好，猎得到凶兽猛兽，毛皮羽毛都珍贵异常，在市集上卖出去或许会出现在周人哪个公卿的家里。他因此并不缺钱，常在茫茫山林中穿行不过是因为唯有这里有一分一毫像崇国。

朝歌被毁了个彻底，他剩下的便只有崇国。

而在山中，他遇到过殷郊许多次。令崇应彪咬牙切齿的是，就连殷郊也不肯按他心意如过去般与他互相厌恶地活着。如果说这其中或许有令他稍有一丝快意的事，那便是殷郊似乎也对处在今时今日周人的统治之下这件事本身感到茫然。

或者说，如果不是殷郊时常神色恍惚地在山中周游，崇应彪也未必会常与他相遇。

见到崇应彪时，殷郊总有很多话讲。他还是商的世子时就爱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讲出来给旁人听，而那些话差不多全数都跟殷寿有关。崇应彪以前很少听，反正除了他，质子营里有那么多人爱听。现在殷郊讲周人安乐，讲百姓富足，没有特定要讲给谁，甚至也并非有意想讲这些话题，只是恰好崇应彪在他眼前，只是恰好他只有这些好说。

殷郊唯一的长进，崇应彪想，就是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有共同经历的旧事都无法被拿来当话题。

此时他在入夜后又看到他，殷郊如有所感地目光同样找到崇应彪。

“你在这里做什么？”崇应彪先问，他不想作回答的人，便不断抛出质问。

“姬虞将满周岁，姬诵请我帮他为弟弟做个玩具，我想或许这附近有野兔可以捉。”殷郊说。

他仍穿麻布白袍，在无云的夜里被月亮照得晃眼。崇国夜里没有这样清楚的月亮，却有着被模糊月光照得惨白的雪原。有天夜里崇应彪梦到那片雪原，无声冰冷，真实得无以复加。他弯腰捧起一把雪，却是虚无的霜尘从他的指尖簌簌落下。

崇应彪眯起仅剩的眼睛看殷郊：“兔子的确夜行好食。”

听到擅猎之人的确认，殷郊满意地点了点头。

崇应彪跟在他身后观察他，偶尔问话又回答。直到殷郊大概是放弃了——崇应彪对他注定一无所获一事早有预料，他没有指出他走路时步履仍像在军营时方正沉重，在寂静的山林中发出声响，早就会惊扰到那些警觉的野物。

殷郊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此刻却要特别示意崇应彪跟上他。是他带他走到自己的居所近前，又不以为意地伸手请崇应彪走进庭院大门。

崇应彪并非不知道殷郊的住处所在，他见过昆仑的仙人来看他，麻布衣裳，木枝为簪，也

见过周人来拜访他，深衣束发，周身佩玉。过去他不曾被邀请去过王宫中世子所在的宫殿，此刻殷郊却以一处简陋院落与朴素木屋坦然相待。崇应彪遥遥看过殷郊在那院中与仙人谈话，年少的那个手上的红绫随心收起又舒展，在这小小庭院上方绕成一抹红云。

他走进时，觉得是他自己打破了什么。

殷郊指给崇应彪侧厢的客房，猜他疲惫倦怠，让他休息。他说他如今须尊仙法修炼，并不需要如凡人那样的睡眠，如果有事就来找他，无需担心打扰。

崇应彪沉默地等他离开，却辗转难眠。他不知道躺了多久，又翻身起来去找殷郊。殷郊果然端坐在榻上，闭着双眼，周身萦绕着仙法所收敛的气息。他实在想一掌将殷郊从修行的镇定平淡视身外若无物中抽醒，将他推到在地上，用匕首抵住他的脖颈，问他这都是为什么，问他轻而易举地揭过过去的此刻这番寡淡的相处是否意味着过去的崇应彪什么也不是。但他不能那么做，在不知道跟谁较劲的比拼中，如果是他先开口，崇应彪就觉得自己输了。

这也是崇国教给他的。

他学会不断找理由，那个身边的人为什么会死，为什么需要死，为什么他没有死的理由。从出门没抬头，到进门是不是先迈左脚，什么都行，都可以是别人该死而他不该死的理由，接着只要坚持到底就行。而崇侯虎从来不曾爱他，崇应彪看着自己被冰冷刺骨的斧戈剥去掌心皮肉的双手想，那是因为他先恨他，他的爱是他先轻蔑抛弃的东西。即使到了质子营，这也是如此好用。

只要不停地切断与外界相连的感受，不断地变得迟钝，抛弃掉所有负担，最终一切都会变得与他无关。

直到殷郊在断头台上痛恨的目光投向他，却又不是真的在看他，崇应彪在其中看到真相，看到自己用无数理由堆砌成的理所应当掩盖的是通向黄泉地狱的道路。那时他仍带着快意地想，这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想过从此间逃出去，没想过要活在人世。姬发在黄河边杀死他，也不过是令崇应彪直坠他应去的归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却活了下来，被抛到这个他本不想要的人间。

从那以后他所得到的无边无际的时间即是报应。

如今殷郊的理由是什么。

崇应彪伸出双手，慢慢探向殷郊的脖颈。

他能够感受到殷郊皮肤的温度，也能够感受到他的脉搏。崇应彪可以拼尽全力迅速地杀死殷郊，也可以慢慢延长这个过程，眼睁睁看着生命从殷郊的身体中流出飘走。姬发斩断了他选择的道路，殷郊过去的轻蔑揭穿了他说服自己时理由的荒唐，杀了他乃是对他们最合适的报复。而殷郊对此毫无办法。他是那个在崇应彪面前放下戒备的人，是那个觉得因为他们同样历经生死所以有着什么共同之处能够有什么情谊的人。

可那条红色的血痕提醒着崇应彪，他能在瞬息之间做到的事仅仅只是对过往失败周而复始地重蹈覆辙。

殷郊平稳地呼吸着，并不知道自己与另一个人的杀心不过一臂之遥。

崇应彪收回了手。

他没有惊扰到殷郊的修行，而是慢慢站起身。崇应彪如今是猎户，在山林中耳力极佳，能够听到禽鸟与野兽在他们周围徘徊。燕雀，松鼠，野兔，还有什么。尽管它们或许已经熟悉了殷郊的存在，但仍然对另一个陌生人的出现感到警惕。一阵灌木间传来的仓促响动吸

引了崇应彪的注意力。一抹棕色长耳的影子一闪而过。崇应彪慢慢走过去。他仍想要杀了什么。

他慢慢想着，抽出了箭。如果是徒手的话，崇应彪很可能会拧断那畜生的脖颈将它的头扯下来。殷郊说这是要做成玩具送给姬虞的礼物，崇应彪想姬发养大的小孩大概不会欣赏这种血腥的场面。

崇应彪放轻脚步，走进那片低矮的灌木丛中。它就在那里，从一根枝杈越向另一根枝杈。那只野兔很小，大概还没成年，不过对小孩子的手来说也足够大了。崇应彪瞄准它，在它又一次跳跃时放箭射中了它的脊背。野兔落在地上，后腿抽动。

崇应彪抓着它的耳朵将它提了起来。

# 野花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殷郊不知道姬虞会不会喜欢这只兔子玩偶，不过很确定姬诵是相当喜欢。小男孩拉着殷郊去找邑姜，献宝一般将小兔子凑到母亲怀中婴儿的脸颊边。邑姜与殷郊的母亲同样生于东海之滨，讲话时尾音婉转有她的影子。他们坐在宫室层叠台阶的尽头，看姬诵在庭院中与女官和寺人玩闹。邑姜嗅到原野上麦田的清香，轻声说：“在东海，这时候大家都在准备开江下海啦。”

以前在质子营时，姜文焕也讲过他在东方家乡的人们如何赶海，如何捕鱼，如何挑选可做货殖的贝壳。而对殷郊来说，春天代表着他的父亲将要班师回朝。在殷郊还很小的时候，他会拉着还是王子妃的姜王后站在宫殿楼阁的最高处，望着殷寿率领着庞大的军队自目力最远所能及处向朝歌走来。殷原上铺开浩浩荡荡的精锐之师，军容齐整，行到王都近前时，成千上万人的脚步踏得整片原野都在震动，震得殷郊小小的心脏在胸腔里砰砰直跳。他努力踮起脚，看父亲的军队长龙一般地入城，被驱役的奴隶们在持戈甲士的护卫下用尽全力牵拉着望不到头的战利品。

后来，他自己也成了殷寿那庞大军阵中的一员，夺得鬼侯剑，做了质子营的副帅，终于有资格骑着闪电落在殷寿身后不远处紧跟着他，在一次次大捷之后班师回朝，昂首挺胸，马蹄踏过殷原上烂漫的野花。

那时他没有留意过的，只在如今此刻回想起才得以确证，花香对崇应彪而言，却是一直以来都极陌生的东西。

崇应彪帮他捉到兔子，教他掏空野兔的血肉与脏器，用硝石灰做防腐处理，鞣制毛皮让兔毛光洁顺滑，在剖开的肚腹中填上干草再缝合，种种工序，不一而足，只为了做出一个给小孩子的玩具。

殷郊为此真心实意地感谢他，自觉十分友善地没有把那些过程中自己所经受的来自他的尖锐批评当回事。

“多谢你了，崇应彪。恐怕耽误了你不少时间，”殷郊说，“你最近有在忙吗？”

“我忙不忙跟你没关系。”

他预料到崇应彪会这么说。殷郊已经因为这句习惯性的寒暄在崇应彪那里触过好多次霉头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崇应彪总表现得像是旁人不该关心在意他的生活，但这却不妨殷郊总想试上一试。殷郊并不是因为崇应彪以为的那样，对他施以居高临下的同情才对他友善以待，而那个真正的原因，殷郊却也不能解释。

除了他自己尚且不能够清楚地向他讲明这个原因以外，殷郊也不知道比起同情，那个可能的原因是否会让崇应彪更加恼火。

不过此刻，殷郊对崇应彪冷淡的回答不为所动，接着说：“比起昆仑，我还是更喜欢这里的春天。”

“昆仑那些神仙方士救了你，还收了你当徒弟，教你大神通，你有什么好抱怨的？”崇应彪随手抛接着那只野兔玩具，心不在焉地说。



“我没有在抱怨昆仑。”殷郊立刻反驳。

“我是说这里，”他的手指向远处山脚隐约可见的原野和原野上田垄分明的青色麦田，“这里有的时候会让我想起殷原，道路两旁生有刺蓟麦冬和夏枯草，朝歌外也有那些花，或者还更多。你不记得那种味道吗？质子营在春季回朝时你没有闻到过吗？连闻仲都跟我说过殷原的春天很美。”那时方国和夷狄大多仍臣服在帝乙的统御之下，并不需要国朝太师经年累月地将兵在外。

崇应彪看向他，有一会儿没有说话。

“质子营里闻不到那种东西。”崇应彪最后说。

“怎么会，或许淡薄一些，但春天无论如何都是有花香的，闻着花香睡觉都更安心些。”殷郊自己又不是没有与八百质子们同在大营中住过那整整八年。

崇应彪却答非所问地说：“我真是误会你了，殷郊。你仍一点长进都没有。”

没等殷郊开口，他又说：“你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感到安心？做千夫长时领兵在阵前，看到遮蔽云空的长戈枪戟，听着北方质子营的军旗被狂风吹得猎猎作响的时候，我才会安心。花香？你闻到它就是回了家，我闻到了只觉得厌烦。”

“为什——”

“你就一定要搞清楚每一件事吗？”崇应彪打断他，“殷郊，我是从姬发手下活了下来，却是演不了你想看的幡然醒悟改头换面跟你掏心掏肺为过去行过的恶事痛哭流涕。”

“我没有想看那种东西，”殷郊说，“你说我抱怨昆仑，昆仑教我一失不可复得，教我人悉与天地造化同途，天地可长且久，且以生为大德。只是或许是我驽钝，仍不懂这天地造化究竟是什么。”

广成子说，上古时盘古劈开混沌，天地即是因此而生的清浊二气。人在其中的生死流转，荣辱贵贱，并无区别。他那时心怀无数凡俗爱恨，听得一知半解。后来亲见殷寿身死，殷郊如释重负，胸膛却又空空如也，只觉世间良善与邪恶如清浊二气之升沉，背道而驰，急转直下，原来哪怕只想看一眼原野上一丛春日野花，也要付出血流成河牺牲。

“且以生为大德，哈哈，”崇应彪说，“你以为人世间该有个什么原本的模样，家中该有严父慈母爱子如性命，在外该是疾恶扬善人人有大义，一切恶事邪魔都只不过一时阴云蔽日，终有天道昭昭的时候，因此你才为你心里那原本该是的模样自寻死路。但其实根本没有那玩意儿，没有人知道所谓原本应该是的模样是什么东西。可既然什么都没有，又怎么以生为大德？实在可笑。”

殷郊的神情中闪过一丝刺痛，让崇应彪看到，他却并没有因此再嘲笑他。

过了一会儿，崇应彪面无表情地说：“那我告诉你，殷郊，只有出征能让我安心。命在自己手里，功过也在自己手里，无论是做千夫长管束手下北方质子，还是杀敌冲锋不惜命，我对主帅有用，杀的人是谁有什么关系。只有回到殷原，回到朝歌，才需整日提心吊胆，怕商王说天下太平，令行伍解甲，我便得交还手里的刀剑，滚回崇国去。你或许喜欢花香，觉得闻到便是回了朝歌王宫，但那只会让我想起那时的惶惶不可终日。”

殷郊看他，崇应彪却低头看手里一片宽阔而碧绿的树叶，那是他方才顺手从身旁矮树上扯下来的。殷郊看崇应彪捏着那片树叶的茎，像小扇子一样旋转，然后松开手，看它落在地上。

“我们扯平了。”崇应彪说。

## Chapter End Notes

有些引用的道家经典其实都成书于很晚的时候，只能说封神演义就是明代的书，原书就在乱写啦（

# 赤血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有八年时间，殷郊与崇应彪对彼此毫无理解，但却能做战场上互相援护的同袍。又有漫长时间，他们都以为对方死在了过去。如今他们再见到对方，却既没有因原来他们都活了下来这件事长谈，也没有回顾过去八年在质子营的时光。正因如此，殷郊可以很确定地说，现下是他与崇应彪最为了解彼此的时刻。

但也因为这了解与确定，才时常令殷郊感到灰败。原来他们都心知肚明的，乃是那些时日何其微不足道。没有崇应彪的存在做提醒，殷郊或许还可将之当作是某种错觉，但此刻却只能承认，他的一生就好像被截断囚禁在龙德殿帝乙身亡到鹿台上殷寿自焚的时日里。即使那段时间那样短，相比于他更加遥远的更加漫长的过去，和以后千年万年的不死不灭，简直如同驹光过隙时的一个眨眼。

也因为此，殷郊觉得他与崇应彪如今的关系的确脆弱，很可能会在他们之间悬而未解的诸多问题下分崩离析。就算那些问题从来并非因他们而起，但无论如何却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被它们压垮。殷郊说自己并不恨崇应彪，也不是在怜悯同情他——他想崇应彪如今也谈不上恨自己——这分毫的坦诚或许有所帮助，却也并非能解决一切的昆仑仙法。

或许元始天尊也不会有这种仙法。

痛苦会在人的身上常驻不去，是附生在人类魂魄当中，以人类温热的血气为食的妖鬼。常人尚且难以抵御，更何况他们浑身上下都是仓促间被重新拼凑的裂隙。就算可以选择假装过去的事情从未发生过，但那无论如何都会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殷郊天性中就有种执拗让他无法这样轻巧地将一切一扫而过，一了百了。

崇应彪不需要去看殷郊时常流露出的若有所思的神情，就知道他一定会将自己极力避之不谈的过去摆在眼前。或迟或早，眼下如履薄冰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小心踩在脚下的现实会崩解。或许这也是他自己活该，有过一厢情愿地维系这种假象的期望。

“姜文焕如今是夏官司马，兵车千百乘，你统军的能力不逊于他。崇应彪，你不必置身郊野浪费自己的才能。”殷郊坚决地说，崇应彪憎恨他的那种与生俱来的乐观。

崇应彪只想他妈离开这片森林，离开殷郊身边，离开这几乎不真实的平静生活。

“殷寿已死，周人已经建立了新的王朝。我们之间不再是不得不手刃彼此的死敌了。”殷郊说。

“所以你是说所有的商人与周人间所有的怨恨和不满都结束了？”

殷郊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他当然不会，他知道仍有商人对新王朝心怀不满做了流民，他也知道战争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说：“但你真的因为商亡而与周人有仇恨嫌隙吗？至少与你真的死战过的姬发已经放下了，就算他没有放下，也并不是因为恨你而不能放下，他甚至因为不得不杀你而感到痛苦。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明白。你不必理会。”

崇应彪的神经跳了跳：“哈，你们可真高尚。”

“如果你愿意解释……或者只要愿意与人们相处就足够了，他们会理解你的，崇应彪。”

“我要他们理解我什么？”

“理解你并非真的是个混蛋。”

“所以只是因为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我就是个混蛋？”

“我不是那个意思……”殷郊说。

崇应彪脚步不停地往前走，虽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往什么地方去，但他打定主意不去想殷郊的胡言乱语：“殷郊，这就是注定的结果。我有我自己的理由站在殷寿的一边，你也有你的理由站在姬发的一边。这是不可能互相说服的，这世界可不是围着你转。”

“但那是过去的事了，那都结束了，崇应彪，”殷郊恳切地说，“如果你没有在痛恨谁，没有想要报仇的对象，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呢。你可以——”

崇应彪停下脚步得如此突然，走在他身后的殷郊差点被他绊倒。他开口时的语气带着强烈的怒气：“你他妈没资格决定我该做什么。”

四周似乎都因为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息而陷入寂静。殷郊没有注意到，崇应彪则不在乎。

殷郊看着崇应彪：“我不是在命令你该怎么做让你只管照做，你说得对，大商已经没了，我也早就不是能命令四方的王子。但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坚持现在的处境。”

“当然了。就你那点脑子，”崇应彪冷笑，“什么都明白不了。你只看得到你想看的東西，从来如此。”

“但我能看得出来你根本不恨我，”殷郊再一次理所当然地说，“也不恨姬发。”

“什么让你觉得我没有？”崇应彪说，“你凭什么确定？”

殷郊皱起眉，对需要反复讲出事实感到有点不耐烦：“你就是没有。”

“少他妈自以为你了解我了！”如果是其他什么人，或许会在崇应彪毫不掩饰的暴怒下屈服。事实上，如果换做是在质子营的时候，大多数北方质子都会在他的恼火有第一丝征兆的时候就溜走。但殷郊远非常人。

“我只是想……”殷郊顿了顿，再次开口时的语气小心翼翼地简直像是在安抚什么比闪电还脾气暴烈的战马，“崇应彪，或许我是没有多了解你，但却也能看出来，你只不过是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像他自己，只不过他没有说出口。

殷郊，这个……蠢货，崇应彪眼前变得赤红，说得就他妈好像很懂他一样。

他怎么敢。

“你，”崇应彪尽皆所能地想说点什么，“从你跑来质子营的那天起我就讨厌你，还有你那个做梦都想当大英雄的小跟班姬发。”

殷郊退后一步，但却并不为崇应彪几乎控制不住的怒火而动摇。

“还有你父王，你们亲手毁了我的一切，不是吗？你曾经因为我杀了崇侯虎而蔑视我，但那不是你敬爱的父王所要求的吗？崇侯虎不该死，我就该像鄂顺那样死得一文不值？就该像苏全孝那样死得无路可退？就因为我如今忍耐你们的存在，你就觉得我对你们全然改观了？”

“那已经过去了，我如今也并没有……”殷郊老调重弹地开口。

“得了吧，我们如今的下场还不能说明一切吗？”崇应彪推了殷郊一把，他差点被绊倒，“你做的所有事，每一桩每一件，都会有后果。你永远无法逃脱。”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难道我没有失去至亲与好友？我为爱过殷寿，将他当作世间最伟大的父亲所付出的代价不够多吗？起码我想要结束这一切，想要努力把它放下。”

崇应彪冰冷地看着他：“所以那就让你变成了比我更好的人，有资格对我的事指手画脚？你跟姬发真他妈是好朋友。装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炫耀自己是多么多么优秀的人。”

“姬发没有——”

“他对你当然没有，”崇应彪打断他，“我们谁没有相信过你那些鬼话？殷寿有多伟大，追随他能成为怎样的英雄豪杰，受封千里万里的方国，成为比送我们来质子营的我们自己的父亲更加出色千百倍的主君。姬发射瞎我的眼睛，在黄河边刺穿我的喉咙，你说他为此痛苦，让他痛苦的是我吗？他崇拜的人是我吗？谁让他崇拜那样一个魔鬼的，是我吗？”

“别说了。”殷郊的嘴唇绷紧成一条线。

当然了，崇应彪只会更乐意说下去，他感受到久违的残忍的快意。“什么样的好人会做这种事，你告诉我。”

“你知道我在黄河边才意识到的事是什么吗？”崇应彪无视了殷郊苍白的神情，“姬发也好，包括我在内的其他所有人也好，乃至苏全孝，全都是因为你才沦落至此的。殷寿从来不曾爱过你，但却知道你爱他会让你变得多盲目。他都不需要特意对你下什么指令，你就会传扬他最想让我们看到的模样。也许你觉得你跟他不一样，但他只要伸出手，你就会往他要你去的方向跑，连一丝一毫都不会犹豫，难道你不也是他的傀儡？”

殷郊想这或许是他早该预料到的，被残片拼合起来本就姿态难看的人形，一旦崩碎便更丑陋不堪。正如崇应彪千百次回到过去也会砍下殷郊的头颅献给殷寿，殷郊同样会在每一场年少的梦境中做那个崇拜父亲追随父亲每一步的孩子。或许他无法踏上南天门做神仙的原因就在于此，凡人就是这样，即使永远无法踏入同一条河流，却仍妄想每一次回到过去的时候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心里却清楚，他根本做不到，从来就只有那一条路可走。

崇应彪看他并不开口，又说：“怎么了？我说的话让你受伤了？你说你现在更了解我。难道你忘了我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一个讨厌，傲慢，睚眦必报的人？你现在还觉得我已经改过自新了？”

殷郊却狠狠看他，他眼睛深陷在眉骨之下，这样看人时极幽深，几乎让崇应彪毛骨悚然。

“你只不过是骗我相信你是这样的人罢了。”

“我就是这种人，”崇应彪说，“如果你认为你能改变我，那就是你在自欺欺人。”

殷郊说：“我不可能改变你，崇应彪，但你自己可以改变你自己。我只是——我只是想说我们不是只能活在那些错误里！我知道你在崇国的生活，崇侯虎不配被你敬重，朝歌与殷寿也不配，难道我连这点都不能明白吗？但你可以从这些阴影里脱身而出的！”

殷郊的说教让他怒火中烧。他的天真令人憎恶。而他对崇应彪的错信最为糟糕，因为这几乎让崇应彪相信自己可以变得更好。

崇应彪该知道的，除了他自己，他不该相信任何人。

他看着殷郊，看他脸色惨白嘴唇也毫无血色却仍坚持与自己对视，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你他妈是在劝你自己吧，殷郊。你觉得你能救我就是救了你自已。姬发做了英雄，做了天子，他有他的英雄功绩要忙，他早就不在乎了，其他人，其他人什么都不知道，但

你，只有你，你还在乎。你以为你能改变我，就能证明你无论如何也算做了点什么好事，让你自己心安理得一点，幸运的话还能彻底走出来呢。”

殷郊僵住的身形证明了他的想法。

“殷郊，我唯一的过错就是没能彻底杀死你。”崇应彪的声音激荡，周身却冷得像冰。

“那你现在不是正有机会吗，怎么不现在就杀了我！”殷郊嘶哑地吼道，“你的机会多的是，从我在这山里遇到你开始，过去了这么久，你怎么不纠正你的错误杀了我？你说你多恨我，恨姬发，我看你最恨的是你自己——”

殷郊话音未落，就感到身上一凉，再也说不出话，好像有什么东西将空气突然撞出了他的身体。他的眼睛慢慢从崇应彪同样苍白的脸上低落下去，看到他的胸口，他不知从何处掏出来的匕首。崇应彪发现自己的目光跟着殷郊的视线一起，慢慢看向他自己的右手。

他手里拿着匕首，尖刺已经没入殷郊的身体寸许。

崇应彪看着殷郊腰腹间涌出的鲜血染上了他白色的麻布衣袍和自己的手掌，耳朵里响起尖锐的耳鸣。潮湿而又温热。

崇应彪猛地看向殷郊的脸。他的眼睛圆睁，每一丝情绪都分明可见——

剧痛震惊困惑不解悲伤放弃绝望灰暗

崇应彪猛地抽回匕首，猛地将那铁器扔掉，就好像那是他从滚烫的油锅里捞出来的一般。他人生中的头一次，因金铁从血肉中抽出时所发出的湿漉声音而感到恶心。

所有的事都像是慢动作，殷郊退后一步，颤抖着扶着近旁的松柏跌坐在地上。崇应彪的脚钉在原地，看着这一切，头脑中一片乱麻，好像不知道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切有如穿透了崇应彪的身体，就好像他本人亲身感受到了一切一般。殷郊狂乱的思绪，他想要止血的努力，但有什么混乱的念头阻止他采取行动。崇应彪伸出手，殷郊却退缩了，他才意识自己的那只手上还沾着他的血。

殷郊因他而感到惶恐。在震惊疼痛和愤怒的浪潮下，有一丝疑虑担忧的种子。他此刻真的觉得崇应彪或许会杀了自己。或许仍然要杀了自己。殷郊的另一只手几乎就要画出他在昆仑所学得的雷咒。

崇应彪感到全身都变得麻木僵硬。眼下的一切都是错的。全都错了。

“给你自己止血啊！你不是神仙吗，神仙不都有刀枪不入的金身吗？你不是说过你在周营中救过人吗，救你自己啊？”崇应彪吼道，想说任何事让殷郊清醒过来。

那匕首刺中的并非要害，也决不深入——大概吧，崇应彪狂乱地想，他能治好他的。殷郊瑟缩了一下，低头看着那道伤口，就好像他仍然想不到自己身上会出现伤口一般。他的一只手扔按着自己的腹部，另一只手则慢慢划出了一道符咒，空气中闪着光的碎片落在那道伤口上，血渐渐不再往外涌了。但那速度对崇应彪来说太慢了。

也许殷郊真的会死，再死一次，再被他本人亲手杀死。崇应彪感到一声尖叫堵在自己的喉管里。

“崇应彪。”殷郊嘶声说，比起治好他的伤，他似乎更加对崇应彪感到愤怒，尽管他显而易见连站起来都费劲。但他仍然尽力撑直了身体：“崇应彪，你他妈在想什么？”

“我什么都没想！”崇应彪看到殷郊脸上的愤怒和失望，那是对他的。

“少他妈废话了！”殷郊喘着气说，“我真他妈……”

“我没想要杀你。”崇应彪咬着牙说。

“那你他妈为什么这么做？！你有什么毛病？！”

——崇应彪猛地闪身，躲过一道如金铁刀光般的红绫。

他的感官何时变得如此麻木，竟然没有意识到还有旁人？不是的，是他心神不定，因为殷郊，因为他自己。

“殷郊，我来救你了！”少年清越的嗓音响起，哪吒手腕一翻，崇应彪根本躲闪不及他的第二击，被混天绫一抽，立时飞了出去，撞在林中巨树上。他尚未来得及起身，只觉被什么缠住了身体，几乎将他勒断，五脏六腑都仿佛错位一般，碾得他哇得一声吐出口血来，便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 Chapter End Notes

总之我就是想写这样的故事，想写吵架，开心啦！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